

仪式现在开始

引子：神秘的诗人

【20??年??月??日】

那天我正打算在咖啡馆里翻看一本**无名的诗集**消磨时间。

“先生……”

一个男人匆匆赶到我面前对着我挥了挥手。

“先生！您好啊。”

我们只有一步的距离，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很好地看清他的相貌，所以在这里我只能尽可能地将他的形象描绘给你们看。来人约莫 30 岁，瘦瘦高高的（有时我又觉得应该没那么瘦，也没有那么高），站着的时候微微有点佝偻，穿的很随意（但并不破旧邋遢）。他的神色淡漠（至少当下如此），似乎有一种过于沉重的苦难或者忧郁笼罩着他的脸，但他似乎不以为意，我差点以为他是一个斯多葛主义的践行者，但他绝非是一个这样的修士；当我注视他的眼睛，我看到生活或是别的一些什么带给他的磨损他没有漠视。他在**愤怒**。

“先生，打扰了！我可以坐在这吗？”

一个奇怪的人。我是这样想的。他根本不在意是否会打扰到我，他故意如此，目的明确。

“我见过你吗？我是说我们认识吗？”

他摇头，指着我手中的诗集问我诗写得如何。

“我不知道。今天我读了将近两页，这本书是一个神秘诗人写的。”

闻言他大笑起来，就像有人嚎啕大哭。

【20??年??月??日】

自那以后我经常在街区里碰到这个奇怪的人。出于礼貌我会朝他点头示意，心里也开始揣摩他的身份，因为他看起来总是无所事事。有时我看到他裤腿上会沾染一点颜料，我想他多半是一个艺术家，郁郁不得志的那类艺术家。有一次我又拿着那本**无名的诗集**去咖啡店打发时间，他走过来跟我说他其实就是这本诗集的作者，他叫**离离众**。我惊讶于他的才华，称赞他写的文字的神秘而隽永，他却更加谦卑，我在他的谦卑里感受到**愤怒**？

“因此，我的诗很有意义，而宇宙未必有意义？

在什么几何里，部分大于整体？

在何种生物里，大多数器官的寿命

能超过身体？”

熟悉了以后**离离众**邀请我去他的工作室。在那以前我从未去过一个诗人的地盘。除了我预想中的一张堆满书籍纸张的桌子以外，在房间的另一头靠近阳台的地方还有一个画架，地上摆放着颜料和画笔，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**小装置**？（也许都在进行中）

“你会画画！可是你从没讲过你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家。”虽然早有猜测，但我还是好奇**离离众**为何对此绝口不提。

“先生，您误会了！**离离众**是作为【**写作者**】、【**诗人**】而存在的**异名者**（*Heteronyms*），**Lilyjon**才是身为【**艺术家**】的**异名者**。”

可是**Lilyjon**在哪里呢？我那天并没有见到**Lilyjon**，后来也没见过**Lilyjon**，再后来，**离离众**

也消失了。

在**离离众**还照常现身的日子里，出于好奇我多次向他打听有关 *Lilyjon* 的故事。他有时会说 *Lilyjon* 已经死了（甚至明确地告诉我 *Lilyjon* 死于四月的最后一天，年仅 31 岁），但转过头他又会悄悄地告诉我 *Lilyjon* 也许没有死。他对我解释，“*Lilyjon* 既不在这里，也不在那里。*Lilyjon* 处于一种【由死复生】的中间状态，定格于转化之间的隔绝中。又或许，*Lilyjon* 只是一位玩儿累了、在草地上憩息的少女。而这一切，无人知晓。”

【20??年??月??日】

数日前 **离离众** 主动告诉我他其实是被 *Lilyjon* 创造出来的**异名者**，现在他和更多的**异名者**要共同完成一场【仪式】。**离离众**和其他所有**异名者**既是【仪式】的条件，同时也构成了完整的【仪式】。**离离众**还向我透露这些**异名者**之一被称为“**艾缇斯的祭师**”（或许是这么个写法吧）

“我就像炼金学中的元素【盐】那般不可或缺……但愿 *Lilyjon* 最终可以找到【贤者之石】。”

离离众接近我目的明确。他需要一个人——作为【观众】的存在，记录【仪式】，传播【仪式】。我惊异于一个人竟能拥有如此富饶的、深刻的灵魂世界；我至今仍不知道 *Lilyjon* 是谁——我却甘愿为一个可能从未真正存在过的**异名者**如实地记载和讲述一切。我想 **离离众**果真是一个神秘的【诗人】，他指引着我。

“神秘的诗人是病态的哲学家

而哲学家是疯狂的。”

也许是性格使然，我深爱这种异化的，充满启示的哲学性的【神秘主义】。从【神圣】到【僭越神圣】，【仪式】现在开始。

第一章：仪式现在开始

【20??年??月??日】

仪式主持者：Lilyjon 和■■■■

仪式参与者：Lilyjon 和■■■■

仪式记录者：【观众】

仪式地点：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<记录开始>

【观众】：第一次总是令人不知所措。我不知道这是哪里（踩了跺脚），是一片**草丛?**。好吧，至少看起来是。整个空间都隐没在黑暗中，寂寥无声，但我却能看见周边几米内的景象。那是什么？哦天呐，我想想该如何跟你描述——对，有一根根彩色的**大头针?** 插在地上（亦或是**露珠?** 在升腾），但没有任何金属光泽。

【观众】：我想我看到**【祭坛】**了（我不确定是否能够这样称呼它），两张盖着湖蓝色桌布的小圆桌…它们都只有一只细长的倒三角黑色圆头桌腿…悬浮在草里。（我面前）左手边的圆桌上散落着三只**眼球?**，右手边的圆桌上放置着一个**红珊瑚叉子**…嘘，TA们来了…

【仪式】要开始了。

见信如面。

大陆到埃塞克斯县没有直飞的航班，这简直太糟糕了，我需要数次转机+坐车才能回到学校。该死的，学校必须报销我的差旅费。幸运的是所有 *Lilyjon* 的作品都保存完好。好吧，我必须承认，也许丢失了几粒药丸或者一颗眼球……至少我顺利地通过了飞机安检，只需要一些小戏法，比如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。

回到正题。首先，你必须对 **【神圣】** 的特征有所了解。

“**【神圣】** 作为一种或长久或短暂的特质，既体现于某类事物中(如宗教崇拜的器具)，又体现在某种人身上(如国王、祭司)，既存在于某类空间内(如庙宇、教堂、圣地)，也存在于某种时间中(如礼拜日、复活节、圣诞节等)。”

这就意味着，**【神圣】** 这种特质并不原本就存在于事物本身，所以需要通过一种神秘的 **【仪式】** 被赋予剥夺。*Lilyjon* 的观点与此类似但更为大胆，在她的眼中，**神、人、非人** 是同一的。

“以黑暗启示光明，以罪恶启示圣洁，以孤独启示爱。”

根据现场留下的所有资料，我判断这是一场持续数年且仍在继续的 **【仪式】**，*Lilyjon* 将其命名为 **【乌云的滋味】**。我解读了现场遗留的绘画作品和装置，**【乌云的滋味】** 可以理解成 *Lilyjon* 关注艺术内部的“**身体**”与“**观看**”问题，以及“**人性**”问题的一种形式。在题材上，也是从此开始将人置于“**绝境**”，将**人神化**和将**神人化**。**倒三角**结构的反复运用，在呈现诗的押韵状态的同时，又产生某种不稳定的胁迫感和神秘感。利用古典绘画中的“**物质性堆砌**”的同时，将“**身体**”替换为“**肉体**”，将“**凝视**”替换为“**窥视**”。我猜这或许体现出对古典传统中女性被观看、被展示的一种质疑和厌恶。双联画的精准对应，对结构、比例

与节奏的控制，各种元素的严格选择和重复使用，Lilyjon 努力去建立某种类似**唐卡**或**古埃及壁画式**的严格的比例和形制，建立某种**【祭坛】**和**【仪式】**。鉴于你是神秘学的菜鸟，我先罗列给你一些常见事物的象征意义，以供参考。

镜子——观看与被观看

蜡烛——时间、记忆、共同情感

条纹衣——病号服、睡袍、梦游

药、餐具——进食、本能

机械/身体/物体——胁迫与被胁迫



而我认为**“椅子”**也许是**【乌云的滋味】**中最重要的意象。至少在表面上，它并不是供人休息的器具，而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用于支撑/固定身体并**定义身份**的既定环境与位置。**“椅子”**，连同**“身体”**，形成一个待解的谜——在这里，**“椅子”**就是**“身体”**！

在**【乌云的滋味】**中，Lilyjon 试图通过大量**理智与感官**的具体化的累积，展现并接近一个**超验世界 (Transcendentalism)**。透过反常的**倒三角**构图，被压缩的静止时空，Lilyjon 将人物置于某种**神圣化的“绝境”**，某种被窥视的城堡密室，某种无进无出的迷宫——正如世上任何的**神**必经死亡，又必从死亡中复活（**【神圣】**特质的被赋予/剥夺）那么这里展现的其实是一种**由死复生的“中间状态”**，定格于**“转化”**之间的隔绝中，可以理解成是一种**【衔尾蛇】 (Ouroboros)** 式的**循环/永恒**。在命定的**循环**中，作为**【艺术家】**存在的**异名者 Lilyjon** 开始思考他和他的作品最终走向何处，而更好的问题是他们将会进入**“怎样的时间之中”**。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，**秘**所图甚大。我无法向你透露任何信息，但是我保证你不想知道**秘**

的真名。

Lilyjon 在不断地回溯历史、回溯他的创作。也就是将“现在”不断推入“过去”，使得记忆成为“记忆之记忆”，这是【仪式】行进的方式。回溯的过程又是一种对历史的**误读、曲解、架空**，进而重构新的世界图景，同时又在讲述一个老故事。“未来”像是一颗颗极速袭来的**天外陨星**，它的撞击力，不断地将“现在”推入“过去”。Lilyjon 就这样创造了独一无二的“**时间模型**”——“**追寻往昔的灵光，交换过时的技艺**”。一直以来，艺术真正的工作和创造，是它在维持一个独立于物理时空之外的【仪式】。在那里，真正的【艺术家】被称为**古老时间的遗民**。在那里，一个老故事被【艺术家】反复讲述，一个老故事被【世界】反复聆听，一个老故事被【聆听者】反复回想。最后，限于【讲述者】和【聆听者】生命之短暂，【艺术家】和他的作品并不重要（**他正消失，也正重生**），那个老故事在讲述什么亦不重要（**不再有人能听懂，也无需有人听懂**）。这一古老的【仪式】在 Lilyjon 构建的“**艺术的时间**”中运行，他在同时赋予/剥夺——被赋予/被剥夺【**神圣**】，这是他真正的**作品**。

【艺术家】的宿命正是源于此。

【观众】先生，我确信【仪式】仍在继续。作为【古代学者】，我对自己的占卜技术非常自信。卡牌指引我在圣诞前去**东南部**（这里指的是美国东南部地区）。我嗅到了海水的味道，或许在那里会有更多与【仪式】有关的启示或者遗留的痕迹。我们保持联络。

愿神庇佑我们！

【古代学者】

附注：未完待续……